

钟华◎作品

首部以谋略为主题的 民国谋略智慧小说

解读谋略中的三十六计，展示智慧的精妙！
谋略、妙计、家仇、国恨，人性与儿女情长激烈碰撞！

三十六

计

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现代书·论旅行·悦美人生

钟华
◎ 作品

首部以谋略为主题的 民国谋略智慧小说

解读谋略中的三十六计，展示智慧的精妙！
谋略、妙计、家仇、国恨、人性与儿女情长激烈碰撞！

三十六

局



廣東旅游出版社

GUANGDONG TRAVEL & TOURISM PRESS

悦读书·悦旅行·悦享人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十六局 / 钟华著. — 广州: 广东旅游出版社, 2014.1

ISBN 978-7-80766-704-9

I. ①三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67620 号

责任编辑: 何 阳

封面设计: 水天缘

责任技编: 刘振华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、E 单元 邮编: 510075)

邮购电话: 020-87348243

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

www.tourpress.cn

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(通州区潞城镇南刘各庄村村委会南 800 米)

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 18 印张 270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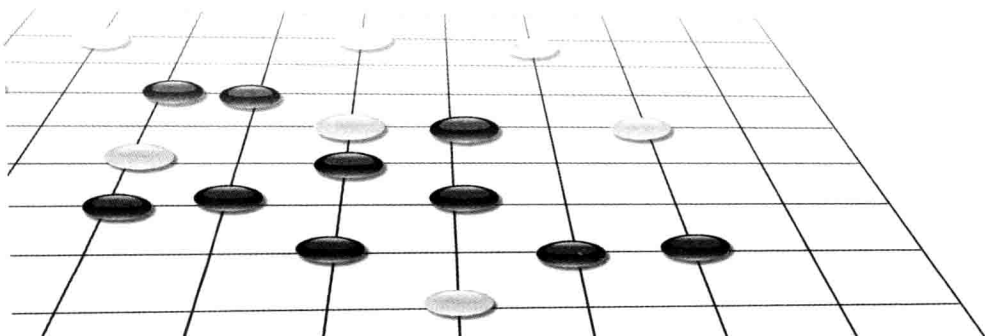
【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】

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

三十六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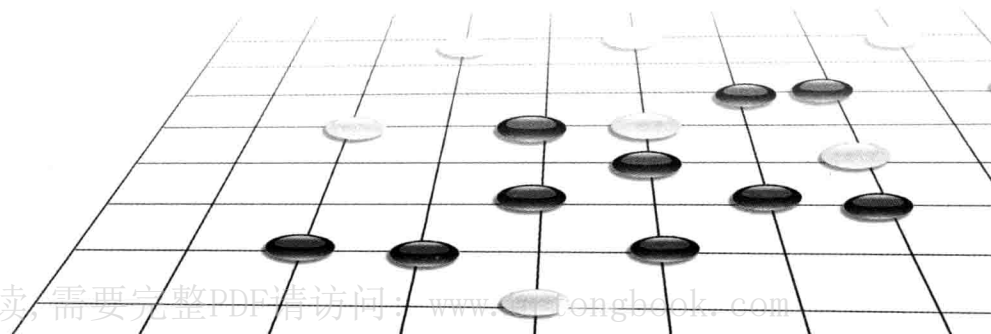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引子：命案悬疑	/ 001
一、金蝉脱壳	/ 007
二、假痴不癫	/ 021
三、抛砖引玉	/ 039
四、反客为主	/ 059
五、无中生有	/ 075
六、浑水摸鱼	/ 095
七、指桑骂槐	/ 111
八、调虎离山	/ 127



三十六局

九、上屋抽梯	/ 145
十、釜底抽薪	/ 161
十一、欲擒故纵	/ 177
十二、以逸待劳	/ 193
十三、笑里藏刀	/ 209
十四、隔岸观火	/ 227
十五、借刀杀人	/ 241
十六、瞒天过海	/ 259
十七、擒贼擒王	/ 273



引子：命案悬疑

段不悔已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手一松，垂了下来。一块透明的玉佩掉落在地。上面的血迹，在夜色里格外刺眼。

公元 1927 年，民国 16 年，中国，中部城市洛州。

讲武堂坐落在洛州最繁华的地段，以教授洪拳闻名。门下弟子众多，在当时洛州的江湖也算是排名第一。讲武堂堂主是武师段不悔。他妻子早逝，膝下有一子，名唤天龙，时年 15 岁。

我们的故事，就从这座武馆开始……

3 月 20 日，谷雨。

讲武堂院内，众弟子正在练拳，段不悔眼睛虽在看着他们，心里却在想着他儿子段天龙的事情。

段不悔的洪拳颇有造诣，讲武堂也开得有声有色，原本指望段天龙可以继承自己的衣钵，将来有一天接手讲武堂，但是这小子似乎对习武并不感兴趣，倒是对骗术这种旁门左道情有独钟。一本《孙子兵法》早已被他翻得破破烂烂，和他一起习武的师兄弟们也没少吃他的苦头。就在昨晚，



段天龙又戏耍了一个师兄，让他绕着护城河跑了一圈，虽结果无伤大雅，但段不悔还是决定，先把儿子关上几天，好好反省一下。俗话说“小时偷针大时偷金”，若现在不管，将来还了得？

“我那不是骗术，是谋术！”被训时，段天龙很不服气。

“骗术就是骗术，还谋术，狗屁！”段不悔很生气，“你当自己是诸葛亮还是刘伯温？”

“刀拿在英雄手里，刀就是宝刀，拿在歹人手里，刀就是贼刀。是骗是谋，得看什么人用，用它来干什么！”

“闭嘴！”段不悔怒道，“少跟我要嘴皮子，再多说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！”

打断腿，段不悔可舍不得，可儿子总这么下去，会有什么出息？现在兵荒马乱，世道不堪，指不定哪天又是战事四起遍地狼烟，不学点儿武功多赚点儿大洋将来可怎么办？

段天龙不敢回嘴，低着头嘟囔了一句。

“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！”

“我说，”段天龙抬起头，有些害怕，但很坚决，“你就知道用暴力！”

“你——”段不悔平复了下心情，“好好好，你不是会骗……谋术吗？好，我给你机会，明天开始，你要能从我眼皮底下逃得出这个院儿，我就随你，你爱学什么学什么，如何？”

“爹，说话算话？”

“你爹什么时候打过诳语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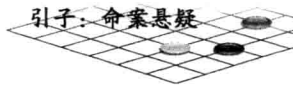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段天龙冲段不悔一笑，“您可别反悔。”

“反悔？你先有本事出去再说，你被关在厢房，后院墙高院深，根本想都别想，唯一的出口就是前院的大门，我就在这儿看着，你想出去，除非生了一双翅膀！”想着，段不悔正要笑就听到门外有人问——

“请问哪位是段师傅？”

门外进来一个年轻男子，段不悔忙拱手，道：“我就是，您是……”

“段师傅，我知道你洪拳很厉害，我也会两手，想跟你过过招。”



踢馆吗？段不悔心中想着，面色也一凛，看着对方的目光也顿时变得凌厉！

“不不不，不是，您可别误会。”来人触到他的目光，慌乱地摆手解释，“我就是想跟您学学。还请手下留情，手下留情！”

态度变得倒是快，段不悔浅浅一笑，但一想若没有些本领在这洛州谁敢来讲武堂比武？对方可能是扮猪吃老虎，这么一想，段不悔立刻收起收神，认真对待。

“好。”段不悔拉开架势，“请吧！”

这时，他的弟子们知道有人来比武，都围了过来，自然地形成一个圈，把段不悔和来人围到了中心。

来人也拉开了架势，不料段不悔刚要上前，对方却伸手制止：“等下——我要活动活动。”说着，他兀自挽起袖子，左右甩了甩膀子，却不肯近前。

段不悔有些着急：“您这到底比是不比啊？”

徒弟们也跟着起哄，“快点儿啊，别磨蹭！”

来人这才住了手：“来，开始！”

话音刚落，只见来人快速移步上前直冲段不悔的面门。段不悔并不慌张，轻挪脚步，闪过他的拳头，朝他腋下猛地一推——那人瞬间痛叫出声，倒在地上滚出老远，趴在地上直哼哼。

段不悔有些惊讶，这一推，本只用了五分力气，如果是练家子，根本不至于反应这么大啊？他心中有疑，于是上前，一把揪住对方。

“你不会武功？说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！”

“段、段师傅，是、是段少爷付我钱，让我来跟您比试的。”

“天龙？”段不悔更加困惑，突然——“不好！”他高喊一声，忙撇下来人，直奔厢房。果然，如他所料，门大开着，段天龙早已悄悄溜走。桌上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爹，你得说话算话！

洛州地处几省交汇处，属交通要道，于是便成各路贩夫走卒及江湖术士混杂之地，却也因此成就了洛州，除了中国人，还有一些外国人也



混迹其中。

成功溜出来的段天龙十分兴奋，正想着如何回去跟父亲交涉，街边的两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那是一青年女子正跟一个算命的耳语。算命的不时点点头。之后那女子转身离去。

段天龙正纳闷时，从街那边走来一年轻少妇，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。刚经过算命摊前。那算命的便叹息不已。

少妇很是不解，正欲开口，那算命便道：“唉，可惜啊，可惜。”

少妇轻怒：“有什么可惜的？少在这儿装神弄鬼！”

算命的并不生气，径自说道：“这位夫人如果不信，我可以先测一下您的姓氏，如何？”

“哦？”少妇一愣，“那你倒是说说看。”

只见那算命的装模作样掐了会儿手指：“你姓白，夫家姓李，对否？”

少妇更是愣了：“我就是姓白。那……我有什么难处？”

“李夫人出阁两年，尚未有子嗣，我说得准也不准？”

如果刚才那只是发愣，这会儿应该就是惊了。那少妇一个劲儿点头：“不错，先生，我夫家三代单传，不知可有破解之道……”

“这事不急。”算命的抚了下胡子，沉吟了会儿：“不过，夫人可能要多花些银钱。”

少妇有些为难，但还是咬了咬牙：“只要您肯帮我，银钱自然不在话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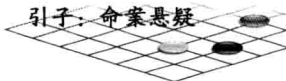
看到这儿，段天龙已明白了大概，于是快步上前，拦在少妇眼前。

“等等，既然这位先生是神算，也算算我姓甚名谁如何？”

算命的眼见一条鱼要上钩，突然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，不由怒火中烧，但当着少妇的面，他不好发作，只得笑笑：“小哥，找我卜卦的，可都是有缘人，你我无缘，自然我无法帮你占卜。”

“胡说。什么有缘无缘的，你不就是找人先探了这个夫人的底吗？”段天龙转向那个少妇：“你来之前，是不是有一个胖胖的年轻女人跟你拉过家常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少妇很是不解。



“那就对了。”段天龙一指算命的，“他们是一伙的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只见算命先生抄起板凳就扔了过来，段天龙躲闪不及，肩膀上挨了一下。

“我让你捣乱！”算命先生一副恼羞成怒的样子，欺身上前，欲打段天龙。段天龙虽然不喜武功，但总是练过，算命的几招打来，竟没有打到他一下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一声呼哨，旁边巷子里又窜出三个人来，那个胖女人也在其中，叫骂着朝段天龙扑过来。

应付一个算命先生还勉强可以，但这么多人，段天龙肯定招架不住，很快，他就被摁倒在地。眼看就要挨打时，一声断喝传来。

“住手！”

众人抬眼看去，只见段不悔带着几个徒弟正对他们怒目而视。

看那身打扮，算命的一看就知道惹不起，很识趣地放开段天龙，忙不迭地跑开了。段不悔上前，一把拎起段天龙：“小崽子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”

可又能怎么收拾呢？毕竟他是自己的儿子。吃过晚饭，段不悔思虑良久，才把段天龙叫到跟前。

“你是真想学这些东西？”

“嗯。”段天龙不敢抬头，声音很轻。

“那好吧。”段不悔长叹一声，“既然你心意已决，爹可以答应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段天龙惊喜地抬起头。

“我师弟雷晓兵也喜好这些东西，他最崇拜的人是纵横家鬼谷子，所以给自己改名叫雷纵横。他不光武功好，更熟读兵书，研习谋术，也算小有所成。”段不悔瞪了他一眼，“你要真想学，我可以让他教你。”

“太好了，谢谢爹。”

“别高兴得太早，你学这些东西也可以，可得答应爹一个条件。”

“您说，莫说一个，十个我也答应。”

“哼。”段不悔有些恨铁不成钢地叹口气：“现在世道乱，你又自小



身子羸弱，必须要坚持习武，否则，以后不要再进段家的门！”

段天龙想了想，点点头：“行，爹，我答应你！”

“那好吧，我明儿就修书，让师弟过来接你。这段时间你就安心练功，别再给我出去找事了。”

“是，爹，我都听您的。”

段不悔无奈地摇摇头，起身，来到书柜前，从里面抽出一本书，揣到怀中。

“爹要出去一趟，可能要晚点儿才回来。你早点儿睡吧。”

看着父亲出门，段天龙心里由衷的高兴，为父亲的大度，为自己的幸运。这种心情导致的结果，就是夜半无眠。快子时了，他还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安睡。

就在他将睡未睡之时，门突然一声响，段天龙听出不对，忙披上衣服来到院内。

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。只见段不悔手捂着肚子，踉踉跄跄地走进来，殷红的鲜血，顺着他的手指缝往外不停地涌出。

段天龙赶紧快步上前，扶住他：“爹，你怎么了，怎么了？”

“我儿……”段不悔刚要说话，口中有血涌出。他再也支撑不住，扑通一声倒在地上。气绝身亡。

“爹！”段天龙吓傻了，抱着父亲的尸身，不住哭叫，“爹，你醒醒，醒醒啊……”

段不悔已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手一松，垂了下来。一块透明的玉佩掉落在地。上面的血迹，在夜色里格外刺眼。

一、金蝉脱壳

舞曲终了，四周响起一片掌声，段天龙这才意识到，刚才和唐夫人这一来一往的，竟成就了一段好舞步。不由一阵好笑。唐夫人何等聪明，马上向人群微笑着致谢。段天龙抬眼看加美子，才见她怒视着唐夫人，似要喷出火来。

十年后，混乱拥挤的洛州火车站。

段天龙回来了。

十年前，父亲段不悔横死，凶手却一直没有下落，因为担心他的安危，在帮忙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后，师父雷纵横便封掉了讲武堂，带着段天龙远赴他乡。这十年里，段天龙一直跟着师父学习谋术，当然他并没有忘记父亲生前的嘱托，武功方面也没有荒废，虽然相比谋术，他的武功要差许多，但对付三五个人还是绰绰有余。最近几年，他没少利用自己的谋术劫富济贫，因为行事干净利落，不留尾巴，被江湖人送了个外号“无影”。此次回洛州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查明杀害父亲的凶手，并送对方去他该去的地方。

重新踏上这片土地，段天龙感慨万千，自己少时离乡，现在回来，早已物是人非。不过这倒也好，他本来就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暗中



调查，对他来说或许会更有利。

这时，一个红衣女子经过他的身旁，一阵香气袭来。他不由深吸了口气。

红衣女子看到了他的举动，冲他微微一笑。那笑容，极是俏丽。

但她只顾着看段天龙，再转身时，竟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老者的身上。

那老者须发皆白，看样子至少是花甲之年，只听他啊的一声，顺势就倒在了地上，痛叫起来。

这一叫可不要紧，吓坏了和他一起的年轻男子。

“怎么走路的？”他冲红衣女子怒道。接着伸手欲扶倒地的老者，老者却根本不理睬，躺在地上依旧呻吟不止。

红衣女子吓得不轻：“要紧吗？”

“不要紧能这样吗？”年轻男子声音挺大，一时围过来一帮人。

“说吧，怎么办？官了还是私了？”

“官了怎么说，私了怎么说？”

“官了，你带我父亲去医院看病，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，私了，你现在就赔钱！”

红衣女子身旁跟着的男子正欲发作，被红衣女子使眼色拦下。

“好吧，要赔多少钱？”

年轻男子冷笑一声，伸出手掌：“看你像是外地刚来的，我不为难你，五十块大洋，我就放你们走！”

“什么？五十块大洋？”红衣女子有些吃惊，“这么多？！”

段天龙注意到那老者冲年轻男子挤了下眼，马上就明白了。碰瓷嘛，这些人还真会挑地方，车站人多，他们人多，一起哄对方就乱了，恨不得马上掏钱消灾了事。这次对方又是个女人，十有八九得认栽。

哼，走了这么久，洛州还是那么乱。段天龙心里想着，快步走到年轻男子跟前，跟他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。还没等男子反应过来，段天龙就势倒在地上，叫痛不已。

众人见他这架势，都愣了一下，但马上回过味来。

“你在这儿凑什么热闹，赶紧给我滚！”那男子冲段天龙吼道。

“呵，是你撞的我，你还有理了不成？”段天龙拍拍身上的灰：“怎么，

仗着你在这儿地头熟就想撒野了吗？”

年轻男子一时有些吃不准：“快走快走！”

段天龙一摸裤兜：“呀，不好。”

接着掏出一个断成两截的鼻烟壶：“你弄坏了我的鼻烟壶，不行，你得赔我！这玩意儿可是我花了两百块大洋买的！”

“你……”那男子大概没想到段天龙会来这招，一时气急，“你这是碰瓷！讹诈！”

“讹诈？”段天龙笑了，“你不也讹诈这位女士来着？”说着话，他一伸手，还没等地下那老者反应过来，就把他脸上的假胡子扯了下来。那人不防，捂着嘴啊啊地大叫。

红衣女子终于明白事出有因，也冲上前来：“青天白日，你们太过分了！还有没有王法？”

“王法？”那男子冷笑，“老子就是王法！我看，你们是活腻歪了……”

“哟，软的不行，想来硬的啊？”段天龙指了指不远处巡逻的警察，“你们要是不怕把警察招来，就出手吧！”

那男子恨恨地瞪了段天龙和红衣女子一眼，踹了脚仍倒在地上的男子：“走！”

“在下加美子，这位是我的助手中村，谢谢这位先生出手相助，要不然，可真被他们给骗了呢。”看那些人走远，红衣女子向段天龙鞠躬道谢。

“不必客气。”段天龙皱了下眉，“你们是日本人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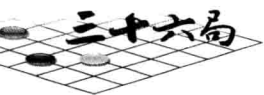
加美子嫣然一笑：“是，初来洛州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！还没请教先生贵姓？”

“我……”段天龙犹豫了下，彼时日本人占着东北，对整个中国虎视眈眈，他对日本人实在喜欢不起来，“我们萍水相逢，还是不要说了吧。”

加美子很是失望：“先生如果不方便说，可否留下地址，容我改日亲自上门道谢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段天龙转身就走，“如果有缘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”

看着段天龙远去的背影，加美子有些欣赏，又有些失望笑笑，转身离去。



要想查十年前的悬案，无异于大海捞针，所幸尚有段不悔死前留下的玉佩可以作为线索。

段天龙知道要找谁。

大方是洛州数一数二的赌场，这里既是销金窟，也是生金地，每天都吸引着上至达官下至走卒的人来这里一试手气。

既是赌场，自然免不了有看场子的。蒋之亮便是其中之一，不过与年轻人不同，年近五旬的他靠的是看人的本事和一身过人的千术。有他在，老千想在大方赌场里浑水摸鱼，那是想也别想。

但是今天有些例外，三号桌上的一个客人已经连坐了十庄了，还没有下来的意思，如果说他没有出千，蒋之亮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相信的。但是很奇怪，他连着看了好几把，也没有发现对方有什么漏洞。

看来是碰上高手了，蒋之亮心想，要再让这人这么赢下去，恐怕自己的饭碗就要砸了。

他轻轻走到那人跟前，赔着笑：“先生，今天好手气啊。不知怎么称呼？”

那人一愣：“有事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只不过您已经连坐了十几庄，想必也累了，我想请您到内室歇口气儿，喝杯茶，没别的意思。”

“我要是不去呢？”那人仍强作镇静。

蒋之亮没说话，只是使了下眼色，旁边立马过来了几个彪形大汉。

“开个玩笑。”那人起了身，一伸手，做了个请势，“走吧。”

蒋之亮借着这个工夫，猛然出手，抓向对方的袖口，他用来出千的牌九，一定就藏在袖口之中。这么近的距离，他就是想躲，也躲不开。

果然，随着哗啦啦一阵响，那人袖中的牌九掉了一地。

那人脸都绿了，抬腿就跑，但哪还来得及？几个大汉上前，架着那人给扔了出去。

“好！”有人在旁边鼓掌叫道。

蒋之亮顺着声音看去，只见一个衣着光鲜的客人正在冲他微笑。

出于礼貌，蒋之亮冲那人点了下头。不想那人径自走了过来，走到他

耳边，轻轻说了句话。

“人说‘鬼手’眼光毒辣，任何小动作都逃不了他的法眼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假。”

蒋之亮听了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旁人只知道他的名字，“鬼手”这个名号，已有好些年没有人再叫起了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一阵慌张。

“别紧张。”那人镇定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在下段天龙，今天是有事前来请教前辈。绝不会节外生枝。”

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，你的底，我全明白，但是绝不会说出去，但我找你办的事，你不能推辞。

蒋之亮不知段天龙是敌是友，心下犹疑间，段天龙指了指门外：“这里不方便说话，我们外面谈。”

“这个东西，您可见过？”

在屋外，段天龙拿出了那块通透的玉佩，放在蒋之亮的眼前。

蒋之亮拿过玉佩，仔细端详了一会儿，摇摇头。

“抱歉，老朽对玉本就不通，另外，此玉也的确不曾见过。”

段天龙不无失望：“此玉事关重大，前辈又是见多识广的人，还请您再好好看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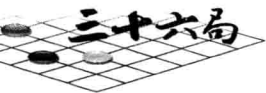
“唉。”蒋之亮叹口气，“承蒙老弟夸奖，不过我真的没有见过。”

段天龙面色沉郁，只得把玉佩收了起来：“如此，实在是打扰了。”

“打扰倒谈不上，不过……你是如何知道我的外号的？”蒋之亮皱着眉问道，“‘鬼手’一说已有经年无人提起了。看你的样子，也不过二十多岁，按理说，不应该知道啊？”

“当年洛州市长昏庸腐败，不顾百姓民生，独爱收买古玩字画，不想高价收买的书画大都是假货，后来查出此书画皆出自一人之手，此人便是传说中的‘鬼手’。自此被列为通缉要犯，但一直没有归案，此事当年闹得沸沸扬扬，谁不知道？”

蒋之亮心一沉：“小伙子，既然你知道得这么清楚，为什么不把我抓



去领赏？”

“为什么要抓你？”段天龙笑了，“你做的事，人人都竖大拇指，我要供了你，岂不是与那些豺狼虎豹无异？”

“好。”蒋之亮在心里点了点头，看样子，他应该不是坏人，“那么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在下段天龙。”

蒋之亮心里迅速搜索了下，摇了下头。

“我的名字，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。”他的反应，段天龙并不意外，接着说，“不过，我的另一个名字，你肯定早有耳闻。”

“哦？那你倒说说看。”

“实不相瞒，在下就是‘无影’。”

“无影？”蒋之亮反复看了看他，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“你就是那个要把长城卖给省里督军的小子？”

“不错。”段天龙点点头，“可惜的是，我只骗了他一半家产，如果不是被人捣乱，我本可以把骗得连衣服都要当掉的。”

“哈哈，痛快！”蒋之亮大笑，“原来是自家人，好啊，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！”

“不敢，我也只是运气好些罢了。”段天龙叹口气，“我本以为前辈见多识广，一定知道这块玉佩的来历，没想到……”

“这块玉，对你很重要？”

“当然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比我的命都重要。”

“这样……”蒋之亮沉吟了一下，“我虽然不知道这块玉的来历，但是有人一定知道。”

“谁？”段天龙一喜。

“城东的丁大富，此人喜玉，且利用自己商会会长的身份，搜罗了不少玉石，与众多玉石客户都有联络，你可以找他试一试。”

段天龙点点头：“太好了，多谢前辈。”

蒋之亮一拱手：“别客气，我也只是引个路，至于你能问出些什么来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”